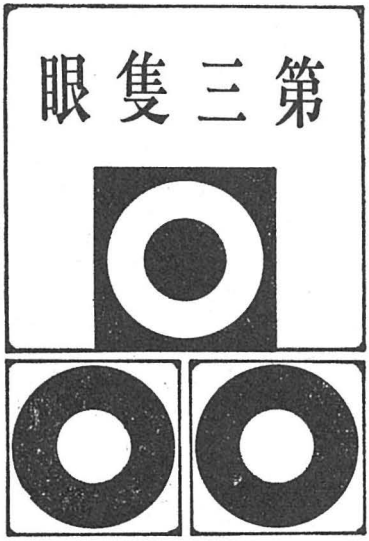

偷閒學少年

讀「談看書後記」，張愛玲作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一日至三日，中國時報
人間副刊連載

有人對我說：俗語說得好，「十年風水輪流轉」，很多觀念和看法，似乎都會隨着時間而改變，這話說得一點都不錯。比方說，當年他讀書的時候，老師指定了課外讀物要看，看完要寫「讀書報告」，報告裏還非要有些「心得」不可。如果只把所看的書的大意寫下來湊字數，無論文字多麼「清通」或「流暢」，都休想會有抄上壁報的資格，甚至連個「丁」等也挨不上，只會吃頓排頭，發回重寫。而現在張愛玲的「談看書後記」竟能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一連三天，以偌大篇幅連載，看了不禁令人十分懊惱於「余生也早」，否則拿着這三天的報紙去給他們老師「開開眼界」，也許寫讀書報告就不會是件苦事了。

我認爲他這話說得無理，第一，張愛玲這篇不是「讀書報告」，而是「文章」，文章只要寫得出來，

拿得出手就行了的，不一定非要寫得怎麼好。所謂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說法，只是陳義甚高的「目標」，實際上一般講求的還是「票房價值」，所以，「叫座」才是必要條件，「叫好」則充其量不過是個充分條件而已。而且文章也不一定非要有創見不可，張愛玲這篇文章說不定是跟着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來的呢。再說張愛玲之成爲名作家，「說故事」一向是她的長處之一，如今這樣寫法，也算是「善用其長」了。唯一的差別只是以前張愛玲說的是她自己寫的故事，現在說的是人家寫的故事而已。

何況這篇東西還好在有兩點很合時下的「風尚」！

其一是這樣「長話短說」式寫故事大綱摘要，恰和大部份報章雜誌競相爭載的暢銷書摘相近，完全符合工業社會講求「精簡」的原則。

其二是溯來作家也都像畢卡索晚年一樣講求「稚拙」起來。研究所的大男生要作小女兒狀，十餘年前點過「智慧的燈」的女作家，也有「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新面貌，那麼享譽文壇數十年的老作家，寫出學生式的讀書報告來，想必是「大勢所趨」的緣故。因爲古語說：「自古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可沒提到作家也如是哩。（白西野）

有理的與無理的

讀「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

民國六十二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這本書收集了八篇英美學者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論文，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委員會編譯印行。這樣的書，在目前來說，還是破題兒第一本。不僅是第一本，其中的八篇文章，都各具特色。

「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Patrick D. Hanan著，張保民、吳兆芳合譯）拿元明兩代的白話小說當作文學體裁來研究。「中國通俗小說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Robert Ruhlmann 著，朱志泰譯）則把通俗小說和戲劇中的人物角色當作歷史進展中的文化力量來研究。從這兩篇，也可發現中西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重點相異之處，中國學者向來比較着重文言文學，喜歡評論詩文，西洋學者比較着重語體文學，喜歡評論小說戲劇。